

终望

历史的巨轮曾两次停摆，时间忘记流动，动物忘记呼吸，一切陷入死寂，无线电在为死亡倒计时。世界即将重置，或更坏，或更好。

3, 2....1 —— 停止！

尘埃

朧·乌狄斯从噩梦中惊醒。他在极度恐惧中握紧了手中的狼牙棒，心跳随着不规则的撞门声无序地跳动着，但不一会声音就慢慢停下了。过了好一会，朧·乌狄斯慢慢推开衣柜门..在一片死寂中，老旧的衣柜门发出刺耳的咯吱声，犹如一柄尖刀缓缓刺入心脏。

朧·乌狄斯一点点往外挪动着脚步..

“谢天谢地..它们走了。”此时，客厅外的阳台传来动静，当朧回过神时，贴满报纸的玻璃赫然出现一道刺眼光影，朧呆楞住了...“疯了..全都疯了”

烟火

东支人民共和国 — 在过去推翻了另一个政党所领导统治的民主国，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政体，制度管理国家。在外看来，这是个再正常与民主不过的“东升国家”，一切都在繁荣发展，整个社会欣欣向荣，未来形势一片大好。但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事实上却是专政独裁的代表，政府垄断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他们扭曲事实，让社会尽量看起来似歌舞升平般...这种靠着无数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所构筑出来的和平事实上不堪一击。人们早已因为一个个刻意报道且漏洞百出的“事实”所麻木。人们的建设热情渐渐不再。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只是给剥削者在建设而非自己。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政府，军队..尽全力在剥削人民的价值，穷的会更穷，富的只会更富。野蛮的社会仍可以生死斗来维持自己的公平，这种摇摇欲坠的公平直至踏入法治社会后被强制力的暴力机构所瓦解，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去维护“房子主人”的利益。

法治社会给禽兽披上了外衣。

而朧，不幸地生于这个帝国崩溃的前夕。事实上，这个期间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次暴动。

1994年，清池暴动将帝国的崩溃提上了日程。不合理的“阶级上升”渠道将人逼疯，阶级渐已固化，只有可以建设帝国的天才 —— 也就是在无数个日夜发了疯似地重复记忆书本内容以抹除人性的机器人。和具有先天优势 —— 漂亮脸蛋的奴隶可以被“城堡”内的机器所吸收。但每次这样做都需要将不再适用的老者和不再年轻漂亮的奴隶抹去，以腾出位置。社会已经基本固化，人们意识到除了革命外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用血刃去缓和的地步了。城堡内的寸步不让与城堡外的无路可退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统治者继续用歌舞升平掩盖向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被捕被杀，社会愈发动荡不安，6月4日，动荡来到了最高潮，越来越多的土制武器从后方被送上前线，尽管难以与正规抗衡，但无路可退的压迫早已让这群人疯狂，他们疯了，宁愿用10个人换1个。政府根本不敢让当地警察用枪镇压，他们宁愿用一个警察鲜活的生命给暴民泄愤。

名字

这天，朧·乌狄斯的父亲 — 德莫·乌狄斯和往常一样，好不容易赶上家庭晚餐时间就接到工作召回电话，这已经见怪不怪了，最近社会动荡，越来越多的恶性案件在发生。

“没办法啦，当时没选上，现在只能在警察局处理一些小事了，虽然最近是不太平，但是一般我们到场之前事情就已经平息了。不用担心我。对了，饭菜不用留给我了” 德莫草草吃过几口饭，亲过妻子就急匆匆披上外衣出门去了。

这是个不眠之夜..时针又一次归复零点，往窗外望去，市里火光冲天。即便离城中心有点距离，但也犹如身处闹市之中，冲突声响彻天际。德莫电话怎么也拨不通..

“怎么不接电话啊！” 凯迪·亚当斯气得将手里的水杯重重地砸向墙壁，玻璃破碎的声音格外的清脆，在空洞的房子里不断回荡，久久不平息。凯迪急疯了，尚且年幼的朧吓坏了，朧躲在房间里，如果不是为了阻止凯迪出门去，或许朧会在房间里一直躲着，直到天亮，直到父亲回来，直到暴乱停止。

“妈妈，不要出去，我自己在家害怕，我担心爸爸，也担心你..”

但事实证明朧是错的，他就不应该离开房间，他因此错过了父亲传回来的即时信息。

当凯迪安定下来时，信息早已经被撤回了。

月亮

人们已经疯了，他们将一个个警察活活烧死，抢劫一间间商铺，街边尽是一堆堆着火的路障，城市的信号已经被切断了，新闻和广播一直重复着昨天的内容。市中心开始传来零星的枪声。暴乱暂时平定了，但凯迪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安定，时间正在折磨她，锈迹斑斑的指针一点点转动，铁锈掉落在她的伤口。凯迪再也无法忍受时间给她带来的煎熬，她换上衣服准备出门去，尽管这很危险，但她对丈夫的爱使她无法再承受这份担心半秒，她必须让自己站起来，走起来。爱将她推出门去。

凯迪沿着路边轻悄悄地走着，她保不定那群疯了的人会对她做点什么，她就一点点艰难地向着德莫就职的警察局移步而去。

天色几乎完全暗下来，朧走到灯的开关前打算去开灯..可任凭他怎么去按开关，灯都依旧暗淡..“停电了吗”，一股不安感从黑暗的四周里迅速包围了朧，朧几乎要崩溃了，但这种不安感扼住了他的咽喉，吓得他无法喊出半个字，无声在狂啸着，任凭他如何歇斯底里地恐惧，颤抖，他都无法叫喊出半个字...

大街上只要走出不远就能看到一具尸体，与死寂的周围一样，他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凯迪被吓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在心里为丈夫祷告了上万次。她捂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小心翼翼地在街道上穿行。大街上时不时传出的几声枪响简直就要撕碎本就恐惧不安的凯迪。

忽然，拐角处的交谈声越来越近，凯迪一下躲进了身旁的小巷里。这种压抑气氛里的愉快交谈让凯迪恐惧，被本能驱动躲了起来。凯迪不安地环顾四周，祈祷不要被别人发现。这时外面身穿防护服，手持步枪的人三五成群走过，他们有说有笑，丝毫没有紧张，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凯迪深感不适。忽然，一只老鼠从凯迪的脚边走过，凯迪害怕得直跺脚，老鼠发出吱吱的叫声，外面顿时安静了起来，凯迪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时候，凯迪面前的门迅速打开，将凯迪拉了进去，凯迪刚想要叫出声，嘴巴却被一张强有力的手掌捂住，直至几秒后枪声响起...

凯迪显然吓坏了，愣在了陌生人怀里，喊不出半点声音

“哈哈，是我杀的！我的功绩加一啊！”小巷外的人轻快地说道，“哈哈是啊，给你颁个头衔吧，老鼠杀手哈哈”

“嘘，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我没见过你，你不是这附近的人吧？”，凯迪身后的陌生人问道

陌生人的手渐渐松开，凯迪一点点滑落，直至完全坐落在地上..凯迪半天都说不出半句话..“我..我找我的..丈夫，你们有见过他吗..”

暗星

胧躲在房间的衣柜里，手里握紧了菜刀，一直，一直盯着衣柜的门缝看去。清风透过窗户吹入，吹起了烦躁的窗帘，带进了冰冷的月光。胧于极度恐慌中入睡..

月光照落于田野，卷起片片清风，却安抚不了少年恐惧的心。悬挂于墙壁上的十字架吊坠被风吹得铛铛响，月光光，心慌慌。

又一天清早，周围一片死寂，就连往日的鸟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呼吸变得沉重。在九点过后，忽然在小区里有人大叫起来，声音显得特别刺耳，与寂静的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胧的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吐出来，他猛地从客厅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后，缓缓向阳台走去。

一个特别尖锐和惊恐的女声在斜对面的低楼层阳台里惨叫得嘶哑“你们这群变态！离我远点！！”但很快她便被拽着头发，捂住嘴给拖了回去房间里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小区再次归复平静。胧在角落里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切，胧呆愣在原地，握住菜刀的手满是紧张所分泌的汗液。胧看得到其他楼也有人在看着这一切，但是没有人愿意出声，没有人愿意帮助无助的女孩。胧不敢拉上敞开的窗帘，害怕被其他人注意到。空气变得僵冷，弥漫着血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而胧的内心也慢慢平复下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必须找到下落不明的凯迪，尽管他恐惧得连低声说话都颤抖。当他在房间全副武装正准备推门而去时，门忽然传来了钥匙插入扭动的声音。胧忽然一惊，想起自己似乎没有反锁大门。时间就像静止，思考产生的垃圾填满房间，卡住了秒针。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胧握紧手中的菜刀向着缓缓打开的大门冲过去，正准备朝着门缝一刀砍下去时，门已经打开超过一半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是凯迪，还有一个他不知道是谁，他仍处以高度戒备状态，害怕这个人会用他母亲 - 凯迪的生命来威胁他。这时候男人缓缓摘掉了帽子和口罩，这个时候胧才认出来这是他父亲德莫的同事 - 阿秋卡。

胧的菜刀滑落在地面，掉在了门边的鞋垫上，响起一声沉闷的坠击声，胧跑上前，几乎要大喊出声，但是胧下一秒就被阿秋卡用力捂住了嘴说道：“嘘！不要出声”，直到胧被缓缓松开，胧才注意到凯迪似乎六神无主，眼神迷离。阿秋卡放开胧，转而搀扶泪眼婆娑的凯迪进入房间。胧注意到凯迪手中紧握着一个徽章，她就一直盯着这个徽章看，一言不发。

这时候阿秋卡缓缓走出房间，走向胧，支支吾吾刚准备说些什么时，胧颤颤巍巍开口了“...那..不是我爸的警徽..对吧？”，阿秋卡眼神飘向一边，没有说话。

巨轮

月球背部会有通道吗，通往团聚，通往来年，通往..彼此，通往..往生。但是月亮在今晚，没有出现。

“政府要求明天一切回到正轨，如果不配合的话，将会被以间谍罪扣押审判”，阿秋卡说道。胧在大骂，只有凯迪一个人默不作声，盯着电视旁的植物，一言不发。

来电不久后，电视也可以正常播放了。“这两天因为技术人员操作不当，导致我市停电多天。目前通过抢修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我市也陆续开放访问，期待大家再次光临我市旅游。至此再次向为大家造成的不便表示万分歉意。”胧气得就要砸掉电视。原来成群的蚂蚁根本就没法撼动一个人类分毫，也没法推动一个锈迹斑斑的齿轮。而人类的一脚却能踩死成百上千只蚂蚁。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台庞大的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掀起的涟漪就足矣毁灭一整个深埋地底的蚂蚁巢穴，而蚂蚁在睡梦中，惊恐中，无措中...瞬间死去。

操蛋的人生要搭配上一个操蛋的政府，这或许不是一个好政府，却是我们所选择的政府。团结的人们永远不会被击溃，也不会成功。

最终，凯迪还是向强权妥协了，她不敢逃，也不知道往哪逃，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她不能再失去她的儿子，或者说，她儿子不能没了她。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毫无征兆，上帝用悲伤一瞬间注满了这个美满的家庭，让压力阀转向另一边，从团聚转为破碎。墙上的时钟永远停在了2月11日的上午9:14分。干枯的电池就像这个破碎的家庭，已经没法继续转动下去...缓缓..停摆。

凯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她是一位热心的护士。活泼，开朗，可爱，但却没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丈夫就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依赖，是自己的一切，可现在一切都分崩离析了，她正直勇敢，温柔贴心的丈夫，带着她的活泼，开朗，可爱一同死去了。只剩下无尽的恍惚，呆滞。眼神暗淡无光，迷离无常。就像发条机器，坐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所有选择而迷惘着。

虽然同事们都能发现她和往日的不同，但却没有人去帮助她，问过她发生什么。或许他们也沉浸在属于自己的痛苦中。而只是有说有笑地尽量离恍惚的凯迪远些。没有人愿意去打破她的沉默，同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帮助她。她像极了一具牵线玩偶，被强权所牵动，无法呼吸。

但凯迪再也无法忍受，她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生老只剩下病死的地方，离开这所医院。

但是凯迪依旧像是焊死般坐在椅子上，无法动弹半分，盯着墙对面的时钟而一动不动。时钟与水滴声滴滴答答，在医院空荡荡的走廊回响良久，声音像一具肆无忌惮的灵魂，轻盈地穿梭在每一个角落，再坠落地面，猛地绽放开来。